

To be a prince
and to be a beggar



做



場所はいつも旅先だった

Matsuura Yataro

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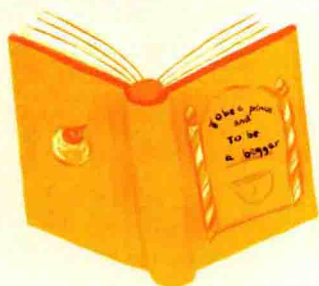


松浦弥太郎的理想生活

[日] 松浦弥太郎 一著

叶韦利 何炆 一译

世
做
之
事



做

王子

場所はいつも旅先だった

松浦弥太郎的理想生活

[日] 松浦弥太郎 一著

叶韦利 何炆一译

世
做
王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王子, 也做乞丐: 松浦弥太郎的理想生活 / (日)
松浦弥太郎著; 叶韦利, 何炆译. —北京: 九州出版
社, 2016.8

ISBN 978-7-5108-4619-9

I. ①做… II. ①松… ②叶… ③何… III. ①人生哲
学—通俗读物 IV. ① B82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0907 号

BASHO WA ITSUMO TABISAKI DATTA by Yataro Matsuura

Copyright © 2009, 2011 by Yataro Matsuura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aract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5376

做王子, 也做乞丐: 松浦弥太郎的理想生活

作 者 (日) 松浦弥太郎 著 叶韦利 何炆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7.75 彩插 10P
字 数 13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619-9
定 价 36.00 元

不眠之夜遇见的美好两人

伯克利的星期六 / 3

名叫爱亚的女孩 / 6

不眠之夜遇见的美好两人 / 10

雨中触摸的柔软 / 13

她的行踪（前篇） / 17

她的行踪（后篇） / 20

伦敦的美味餐厅 / 23

纽约过圣诞 / 27

她的崭新笑容 / 30

母亲 / 33

马赛の旅人（前篇） / 37

马赛の旅人（后篇） / 41

田德隆的维农娜饭店（上篇） / 45

田德隆的维农娜饭店（中篇） / 49

田德隆的维农娜饭店（下篇） / 52

巴黎塞纳河垂钓 / 55

遗落在草丛里的饼干屑 / 59

伯克利的“奇缘书店”（前篇） / 62

伯克利的“奇缘书店”（后篇） / 66

Yo-Yo 绑架案 / 70

这是哪里？ / 74

纽约书探俱乐部

从伯克利到纽约 / 81

波德维奇的 *PORTFOLIO* / 93

纽约书探俱乐部 / 101

遇见弗烈得先生 / 110

弗烈得先生的教诲 / 118

III

旅行少年

纽约第一的早餐 / 129

摄影器材行中偶遇的老人 / 132

最糟也最棒的早餐 / 136

你的双脚幸福吗? / 140

苟白克吉他 / 146

旅行少年 / 150

口哨版巴赫 / 154

她寄来的《哈利·波特》 / 157

洛杉矶的露天汽车电影院 / 161

温哥华的早餐 / 165

捍卫战士 / 168

得州重逢 / 170

国道七号与李希特 / 177

蔚蓝海岸遇见加油站兼二手书店 / 179

影片中与罗比相见 / 182

IV

何 谓 美 丽

世界最美的路 / 187

首次伦敦散步纪行 / 201

某天的约定 / 206

何谓美丽 / 208

和爱丽丝的旅行 / 210

向星星许愿 /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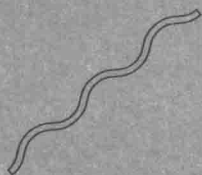
下雪的早晨 / 219

旅行中继站——饭店 / 220

我在京都只是睡 / 223

访高村山庄 / 226

文库版后记 / 233



不眠之夜遇见的美好两人

I

伯克利的星期六

每逢星期六，赖床赖个够本，再到沙塔克大道（Shattuck Avenue）上的“起司比萨合作社”（Cheeseboard Pizza Collective）买几块“本日比萨”，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大概十一点多，我悄悄钻出被窝，尽量不吵醒身边还轻声打鼾的女朋友凯伦。先扭开从冷水变热得耗上好一段时间的老旧水龙头，然后才到洗手间刷牙。水温变热之后，浴室也充满热乎乎的水蒸气。漱了口，脱下睡衣，先冲个水，再用布朗博士（Dr. Bronner）的肥皂从头到脚抹一遍，打上泡泡。接着再冲一次水，外加用莲蓬头分别朝前、后对着脖子冲两三次热水，等到全身暖了才关掉水龙头。“呼——”长长地吐一口气，最后拿起从旅馆顺手摸来的厚厚大浴巾，将头、脸、脚擦干，换上新的内衣裤，再穿起昨天挂在客厅椅子上的同一套衣服。套上后跟烂掉的 Vans 运动鞋出门。旧金山清澈的蓝天和炙热的阳光合

二为一，突袭还在半梦半醒之间的我。一边眯着眼睛，同时激起不服输的斗志，跨上山地车用力踩起踏板。慢慢穿过大学街之后，便滑向基利街（Geary Street）的住宅区。缓缓的斜坡让山地车自动产生加速度，不需再踩踏板，也能轻快地滑行。沿途穿过路旁薰衣草散发的阵阵香气。在新墨西哥风格豪宅的沙特街（Sutter Street）转角右转，就能看到三三两两骑着单车或一手拿着报纸的人。大家都是来买比萨的。

转到沙塔克大道上后，我到附设咖啡厅的“法国饭店”（French Hotel）把山地车停在停车场里，才刚锁好车，就听到背后响起佛列德的声音：“早安！”八十七岁的他，是旧书店“黑橡树书店”（Black Oak Books）的老板。现在才四月，他就已经换上了短裤、Polo 衫的轻便打扮。我和佛列德一起走到“起司比萨合作社”。一到店门口，来买比萨的人已经排了二十米左右的队伍。“本日比萨”黑板上写的是“罗马，番茄青酱比萨”。撒上大量马札瑞拉乳酪——简单却多汁美味的口味。上星期是“新鲜玉米马铃薯比萨”。

店内流泻出爵士乐现场演奏的音乐。这是附近志同道合的人在周六、周日举办的演奏会，让整个店家笼罩在更和谐的氛围中。有人单手捧着比萨，有人站着开心聊天，或坐在路边草坪上拿着比萨大快朵颐，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星期六悠闲的午间时光。

轮到我了。“四片比萨外带！”在厨房里揉着比萨面团的大卫听

到我的声音便举起手打个招呼。我也举手回应，这动作表示“待会儿再通电话”。

一手拿着装有比萨的纸袋，骑着山地车飞奔回位于爱迪生街（Addison Street）上的公寓。脚踩着踏板的同时，脑子里一边想着还有没有咖啡豆、有没有牛奶、有没有柳橙汁。

把山地车随手停放在公寓门口的草丛间，调整一下呼吸后，悄悄地打开房门，脱下运动鞋走进屋里，立刻闻到一阵扑鼻的咖啡香。瞄了一下厨房，已经起床的凯伦靠在柜子旁，等待咖啡冲好。她微笑着说：“早安。”

看看时钟，已经过了十二点半，我们的早餐现在才开始。翻翻报纸，听听收音机，天南地北随便闲聊、谈笑，每次都这样耗到下午三点多。吃完后休息一下，再回床上躺一会儿，做爱做的事。然后等到太阳下山才离开被窝，冲个凉，散步三十分钟到热闹的电报大道（Telegraph Avenue）。晚餐就在一家叫“咖喱烤饼”（Naan Curry）的印度餐厅吃咖喱，饭后慢慢啜一杯印度拉茶。回程我一定会到“Moe's Books”看看书，之后才回到住处。夜里敞开窗，在床上望着星星，不知不觉合上眼。我把脸埋在凯伦的长发中，沉沉睡去。

我们一成不变的星期六就这么结束。城市也一起静静入眠，天际划过一颗星星。

名叫爱亚的女孩

百老汇西街七十二号（72 West Broadway）转角有家印度人开的熟食店，我经常去二楼的咖啡厅“Blue cloth”喝红茶。起先告诉我这家店的，是我的房东琼安。琼安和男朋友同居，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别人，赚点小钱。我是经由少数纽约友人之一——赛斯的介绍，才认识琼安的。一个月的房租是五百五十美元，就有钱人或名人居住的纽约上西区（Upper West Side）套房来说，这个租金相当便宜，但其实是原因的。琼安是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她甚至还在具有优秀传统的爵士酒吧“鸟园”（Birdland）演奏。每星期有两天，她要自己房里练琴，这时就得空出房间让她使用。所以，每次到了她练琴的日子，我就到“Blue cloth”去。

“Blue cloth”里有个打工的女孩爱亚，来自布达佩斯。爱亚的个性十分沉稳，每星期固定到店里光顾两次的我，不知道跟她打过多少

次招呼，她却永远低着头回答，不和我有眼神交会。她对其他顾客也一样。我到这家咖啡厅一定会随身带着书，然后点一杯红茶，最少闲混上三个小时。爱亚虽然没表现得特别殷勤，但一看到我杯子里的红茶见底，总会什么也不多说，自动再帮我斟上一杯。“谢谢。”我道谢之后，她就会凝望着远方，轻声回一句“不客气”。整间咖啡厅静悄悄的。

我整个人陷在沙发里读着书的时候，爱亚就拘谨地坐在收银台旁，边吃着小碟子里的饼干，边戴着耳机听收音机。她坐在那儿背脊直挺挺的，两手轻轻交叠在腿上。从面对百老汇西街的小窗子射进的阳光，映射听着收音机、出神眺望外头景致的爱亚，照着她侧脸的轮廓和浅蓝色眼睛，分外柔美。那副模样宛如维梅尔（Jan Vermeer）的画作《中断弹奏的女孩》（*Girl Interrupted at Her Music*）里那个美丽的少女。“Blue cloth”的顾客永远都很少。据琼安说，傍晚到深夜这段时间因为提供酒精饮料，倒也很热闹，但白天来到这里的全是些熟面孔。在斜前方热狗店工作的飞机头男子，隔壁中餐厅老板兼主厨的中国人，正对面花店的老奶奶，还有抱着一大叠书本像学者一样的老绅士等，大概就是这些人。这家店没有招牌，只在大楼墙上贴了一张写着店名的小门牌，碰巧路过的人几乎不会刻意进到店里面。

某个下雨天，我一如往常，带着几本书到“Blue cloth”，店内没有其他客人。我选了靠窗的沙发坐下，跟爱亚点了杯红茶。

那天爱亚跟平常不太一样。我在她端着红茶上桌时察觉到，她的双颊透着粉色，平常看来脂粉未施的爱亚，那天连嘴唇也红了些。或许是我的错觉，但她身上的裙子比往常颜色明亮，感觉更轻盈。我偷偷瞄了一眼，坐在柜台旁的爱亚容光焕发，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爱亚到底怎么了？我忽然猜想，她该不是谈恋爱了吧？

在那之后，爱亚又变了不少。原先长着肉刺的指尖涂上柔和的粉红色，指甲磨得透亮，甚至在与她擦身而过时，能隐约闻到她身上飘散的香水味。唯有不爱笑这一点丝毫未变。无论谁对她说“早安”“你好”，她始终都只是低着头，轻声回答。话虽如此，爱亚的改变依旧让咖啡厅的气氛变得开朗，常客们倒没谈论起这件事，但大家都为爱亚的改变感到高兴。

大约两个月之后的酷暑夏日，我一到“Blue cloth”，就惊讶地发现爱亚又变回从前的那个她。由于先前常客们已经习惯那个开朗轻快的爱亚，大家都担心她，不知道怎么了。最令人意外的是，爱亚一头美丽的长发竟然剪短了，所有常客都很喜欢爱亚的那头黑长发。

爱亚一如往常，坐在收银台旁戴着耳机听收音机。唯有那天，熟悉的模样带着悲伤。

直到离开结账时，我才开口对爱亚说：“头发剪掉了啊，爱亚……”我才说完，爱亚低着的头就抬起来，凝视着我说：“嗯，是啊，

我把头发剪了……”

在一片寂静的店内，我第一次听到爱亚的声音。

爱亚若无其事地在椅子上坐好，一面听着收音机，一面出神地望着映在小窗子上的景致，然后拿起饼干，像只鸟儿似的小口小口咬着。

不眠之夜遇见的美好两人

失眠的夜晚特别想找人共处，在旅程中更是如此。一整天在路上到处走，累得半死，直嚷嚷着好困啊好困啊，最后在一个大哈欠之下，无奈地钻进被窝里，哪知道头一碰枕，双眼却亮了起来，完全没辙。当初就是想睡才躺下来，只好试着努力睡着。偷瞄一下时钟，啊，都这么晚了呀，心想着得赶快睡着才行，用力闭上眼睛。一边盘算着想些无聊的事应该没多久就能入睡，一边意识却始终维持清醒，再看一次时钟，已经是两小时之后，真叫人失望透顶。在被窝里左翻右翻，一下子把脚伸出来，一下子又缩回去，历经各种尝试，却一点用也没有。啊，算了。百般无奈起了身，看看窗外的夜空也好。

我寄宿的饭店在西五十一区第九街，对街有一栋六层楼高的旧公寓。望向几扇公寓窗户时，发现有个房间露着微微亮光。那间屋子比我住的房间稍微低一些，透过蕾丝窗帘可看到屋内的状况。窗边有张

小圆桌，灯下堆了几本书，房间靠内侧还挂了一把木吉他。看着看着，窗边居然出现人影，是一对男女。两人走近窗子，拉开窗帘，跟我一样望着外头。他们看到什么呢？一瞬间，我觉得似乎和那两人眼神交会，吓得我连忙别过头离开窗边。话说回来，我房间没开灯，这才想到他们应该看不到我。我又往两人的房间望去，他们依旧盯着外头。一会儿之后，大概眼睛适应了黑暗，可以清楚看到两人的长相。男的是金发白人，女生是有一头长发的东欧人。两人应该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吧。吓我一跳的是，两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

女孩口中念念有词，而且不时抬头凝视着男子，但男子始终只是站着望向窗外。女孩朝男子伸出手，将手指埋进他的发间，从颈子、胸口，再到肩膀、手掌，缓缓游移。很明显，女孩在频频爱抚着男子。

我回过神来，惊觉自己看到不该看的一幕，赶紧离开窗边。然后又把脸埋进枕头里，盖上被单，试图不去偷窥两人的亲密举动。远处传来警车的鸣笛声，还有醉汉的叫嚣，出租车在马路上呼啸而过……这下子变成了顺风耳，真受不了。不知哪儿传来女子细微的啜泣，这声音倒没有持续着，而是一竖起耳朵专心听就消失，放松后似乎又听见了。

我抓起放在床边的矿泉水，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光，又一次蹑手蹑脚走到窗边，窥探那两人的房间。刚才亮着微微灯光的房间现在成了